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 潘淵校點

# 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五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

卻說周瑜立於山頂，觀望良久，忽然望後而倒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，相顧曰：「江北百萬之衆，虎踞鯨吞，不料都督如此！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」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卻說魯肅見周瑜卧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猝病之事。孔明曰：「公以爲何如？」肅曰：「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」孔明笑曰：「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」肅曰：「誠如此，則國家萬幸！」即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人見周瑜，瑜以被蒙頭而卧。肅曰：「都督病勢若何？」周瑜曰：「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」肅曰：「曾服何藥餌？」瑜曰：「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」肅曰：「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見在帳外，煩來醫治何如？」瑜命請人，教左右扶起，坐於牀上。孔明曰：「連日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？」瑜曰：「人有旦夕禍福，豈能自保？」孔明笑曰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又豈能料乎？」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「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」瑜曰：「然。」孔明曰：「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」瑜曰：「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」孔明曰：「須先理其氣，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」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「欲得順氣，當用何藥？」孔明笑曰：「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」瑜曰：「願先生賜教。」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

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

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「此都督病源也。」

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「孔明真神人也，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」乃笑曰：「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」孔明曰：「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「七星壇」：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」瑜曰：「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！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」孔明曰：「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」瑜聞言大喜，變然而起，便傳令：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，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

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：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，作玄武之勢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、婁、胃、昂、畢、觜、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轸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週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。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鷄羽爲葆，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繫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旗旗、寶蓋、大戟、長戈、黃鉞、白旄、朱旛、皂纛，環遶四面。

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被道衣，跣足散髮，來到壇前，分付魯肅

曰：「子敬自往軍中，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」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「不許擅離方位，不許交頭接耳，不許失口亂言，不許大驚小怪。如違令者斬！」眾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人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，卻並不見有東南風。

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，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船頭密布大釘，船內裝載蘆葦、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、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，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繫走舸。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、闕澤窩盤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，週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泄不通。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「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」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「俱各收拾船隻、軍器、帆櫓等物，號令一出，時刻休違，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」眾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「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」肅曰：「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」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幡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腳竟飄西北，霎時間，東南風大起。瑜駭然曰：「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、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卻，免生他日之憂。」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「各帶一百人。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，休問長短，拿住諸

葛亮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」二將領命。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，往南屏山來。

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。後人有詩曰：

七星壇上卧龍登，一夜東風江水騰。不是孔明施妙計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！

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，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，答曰：「恰纔下壇去了。」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「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。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，那船望上水去了。」丁奉、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。

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。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：「軍師休去！都督有請！」只見孔明立於船尾，大笑曰：「上覆都督：好好用兵；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」徐盛曰：「請暫少住，有緊話說。」孔明曰：「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。」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去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，大叫曰：「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。教你知我手段！」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下落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「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；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」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：「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」周瑜

大驚曰：「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」魯肅曰：「且待破曹之後，卻再圖之。」

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：「帶了蔡中并降卒沿南岸而走，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，深入軍中，舉火爲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」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「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爲號；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」這兩隊兵最遠，先發。第三喚呂蒙：「領三千兵，去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操寨柵。」第四喚凌統：「領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火起，以兵應之。」第五喚董襲：「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，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，看白旗接應。」第六喚潘璋：「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，往漢陽接應董襲。」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「今夜來降」，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：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，徐盛、丁奉爲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闕澤及衆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

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：「已差陸遜爲先鋒，直抵蘄、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爲後應。」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，南屏山舉號旗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劉玄德在夏口，專候孔明回來。忽見一隊船到，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消息。玄德請上敵樓坐定，說：「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」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：「二帆風送扁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」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。須臾船到，孔明、

子龍登岸。玄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曰：「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、戰船，皆已辦否？」玄德曰：「收拾久矣，只等軍師調用。」孔明便與玄德、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「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徑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已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，等他軍馬過，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他一半。」雲曰：「烏林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南郡，一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」孔明曰：「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，必來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」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「翼德可領三千兵，渡江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蘆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烟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捉不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。」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、糜芳、劉封三人：「各駕船隻，遶江剿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」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「武昌一望之地，最爲緊要。公子便請回，率領所部之兵陳於岸口。操一敗，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。卻不可輕離城郭。」劉琦便辭玄德、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「主公可於樊口屯兵，凭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」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「關某自隨兄長征戰，許多年來，未嘗落後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卻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」孔明笑曰：「雲長勿怪。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違礙處，不敢教去。」雲長曰：「有何違礙？願即見諭。」孔明曰：「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，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」雲長曰：「軍師好心多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

良、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輕放！」孔明曰：「倘若放了時，卻如何？」雲長曰：「願依軍法。」孔明曰：「如此，立下文書。」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雲長曰：「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」孔明曰：「我亦與你軍令狀。」雲長大喜。孔明曰：「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烟，引曹操來。」雲長曰：「曹操望見烟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」孔明笑曰：「豈不聞兵法「虛虛實實」之論？操雖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烟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！」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、周倉并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

玄德曰：「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」孔明曰：「亮夜觀乾象，曹賊未合身亡。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」玄德曰：「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」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，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、簡雍守城。

卻說曹操在大寨中與眾將商議，只等黃蓋消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，程昱人告曹操曰：「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隄防。」操笑曰：「冬至一陽生，來復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爲怪！」軍士忽報：「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。」操急喚人。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「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二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即糧船也。」操大喜，遂與眾將來到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，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。和叫：「無罪！」瑜曰：「汝是何等

人，敢來詐降？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！」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「汝家闕澤、甘寧亦曾與謀！」瑜曰：「此乃吾之所使也。」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，胸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「先鋒黃蓋」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爲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「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」操凭高望之。報稱：「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上書先鋒黃蓋名字。」操笑曰：「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」來船漸近。

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「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」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程昱曰：「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；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。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」操省悟，便問：「誰去止之？」文聘曰：「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」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。聘立在船頭，大叫：「丞相鈞旨：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！」眾軍齊叫：「快下了篷！」言未絕，弓絃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火焰障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，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，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江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。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烟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烟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腳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已自着了。張遼與十數

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」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着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絃響？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正是：火厄盛時遭水厄，棒瘡愈後患金瘡。不知黃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

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着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烟突火，來攻水寨。忽聽得士卒報道：「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」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：「義公救我！」當曰：「此黃公覆也！」急教救起。見黃蓋負箭着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爲脫去濕衣，用刀剗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

卻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：左邊是韓當、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，右邊是周泰、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，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：此正是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着鎗中箭、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後人有詩曰：

魏吳爭鬪決雌雄，赤壁樓船一掃空。烈火初張照雲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

又有一絕云：

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嘆前朝割據忙。南士無心迎魏武，東風有意便周郎。

不說江中鏖兵。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餘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、董襲分頭放火呐喊，四下裏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着。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，張遼指道：「只有烏林地面空闊可走。」操徑奔烏林。

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：「曹賊休走！」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卻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：「凌統在此！」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裏一彪軍到，大叫：「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」彼此混戰一場，奪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、張顗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，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轉動，恰好接着曹操。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着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

馬延、張顗二將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。爲首一將，大呼曰：「吾乃東吳甘興霸也！」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。張顗挺鎗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顗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操此時指望合肥有兵救應，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爲號，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

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「此是何處？」左右曰：「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」操見樹木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「丞相何故大笑？」操曰：「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、諸葛亮少智！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裏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」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響，火光竟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裏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「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」操教徐晃、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烟突火而去。子龍不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。曹操得脫。

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尚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濕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卻是李典、許褚保護着眾謀士來到。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「前面是那裏地面？」人報：「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」操問：「那裏投南郡江陵去近？」軍士稟曰：「取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」操教走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饑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困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鑼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乾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。盡皆脫去濕衣，於風頭吹晒，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

操坐於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眾官問曰：「適來丞相笑周瑜、諸葛亮，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。如今爲何又笑？」操曰：「吾笑諸葛亮、周瑜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也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；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」正說間，前軍、後軍一齊發喊。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眾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烟布合，山口一軍擺開，爲首乃燕人張翼德，橫矛立馬，大叫：「操賊！走那裏去！」諸軍眾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膽寒。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。張遼、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撥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迤邐奔逃，追兵漸遠。回顧眾將，多已帶傷。

正行間，軍士稟曰：「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？」操問：「那條路近？」軍士曰：「大路稍平，卻遠五十餘里；小路投華容道，卻近五十餘里，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

行。」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「小路山邊，有數處烟起，大路並無動靜。」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「烽烟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」操曰：「豈不聞兵書有云：『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』」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於山僻燒烟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卻伏兵於大路等着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」諸將皆曰：「丞相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」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饑倒，馬盡困乏，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着鎗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濕透，個個不全；軍器旗旛，紛紛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騎得禿馬，鞍轡、衣服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

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。回報曰：「前面山僻小路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」操大怒，叱曰：「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」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擔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，務要即時行動，如違令者斬。眾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傍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、許褚、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此時軍已餓乏，眾皆倒地，操喝令人馬踐踏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，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「死生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」三停人馬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，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、袍鎧整齊者。操催速行，眾將曰：「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」操曰：「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」

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眾將問：「丞相何又大笑？」操曰：「人皆言周瑜、

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在此埋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」言未畢，一聲礮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爲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「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！」衆將曰：「人縱然不怯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」程昱曰：「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，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舊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」操從其說，即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「將軍別來無恙！」雲長亦欠身答曰：「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」操曰：「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爲重。」雲長曰：「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、誅文醜，解白馬之危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」操曰：「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」大丈夫以信義爲重。將軍深明「春秋」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」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！又見曹軍惶惶，皆欲垂淚，越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衆軍曰：「四散擺開。」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衆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衆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驟馬而至。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，長嘆一聲，並皆放去。後人有詩曰：

曹瞞兵敗走華容，正與關公狹路逢。只爲當初恩義重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

曹操既脫華容之難，行至谷口，回顧所隨軍兵，止有二十七騎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齊明，一簇人馬攔路。操大驚曰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只見一群哨馬衝到，方認得是曹仁軍馬，